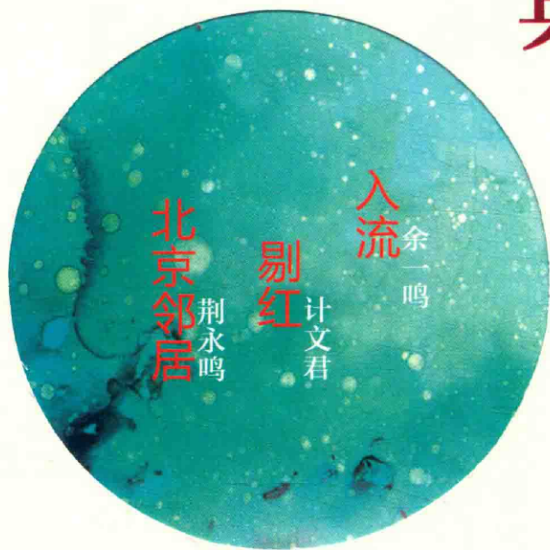


# 百年百部 中篇正典

孟繁华 主编



入流  
余一鸣

剔红  
计文君

北京邻居  
荆永鸣

卷一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百年百部 中篇正典

孟繁华 主编

入流  
余一鸣

剔红  
计文君

北京邻居  
荆永鸣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流 / 余一鸣著, 剔红 / 计文君著. 北京邻居 / 荆永鸣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7  
(2018.8重印)  
(百年百部中篇正典 / 孟繁华主编)  
ISBN 978-7-5313-5495-6

I. ①入… ②剔… ③北… II. ①余… ②计… ③荆…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3434号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印制统筹: 刘成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89千字	印张: 7.75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2次
书号: ISBN 978-7-5313-5495-6	
定价: 21.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 百年中国文学的高端成就

### ——《百年百部中篇正典》序

孟繁华

从文体方面考察，百年来文学的高端成就是中篇小说。一方面这与百年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的发轫，无论是1890年陈季同用法文创作的《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还是鲁迅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都是中篇小说，这是百年白话文学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消费主义时代能够获得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让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在这个前提下，中篇小说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

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中篇小说因此构成百年文学的奇特景观，使文学即便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百年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家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百年中国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追求、焦虑、矛盾、彷徨和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镜像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文学财富。

编选百年中篇小说选本，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我曾为此做了多年准备。这个选本2012年已经编好，其间辗转多家出版社，有的甚至申报了国家重点出版基金，但都未能实现。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受并付诸出版，我的兴奋和感动可想而知。我要感谢单琪琪社长和责任编辑姚宏越先生，与他们的合作是如此顺利和愉快。

入选的作品，在我看来无疑是百年中国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但“诗无达诂”，文学史家或选家一定有不同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感谢入选作家为中国文学付出的努力和带来的光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版权和其他原因，部分重要或著名的中篇小说没有进入这个选本，这是非常遗憾的。可以弥补和自慰的是，这些作品在其他选本或该作家的文集中都可以读到。在做出说明的同时，我也应向读者表达我的歉意。编选方面的各种问题和不足，也诚恳地希望听到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17年10月20日于北京

## 目 录

- 人 流·····余一鸣 / 001  
剔 红·····计文君 / 109  
北京邻居·····荆永鸣 / 179

# 人 流

余一鸣

8月26日 晴 东南风2~3级

—

船进入上江，就不断有小艇围上来，那种电影电视里海上枪战中常出现的雅玛哈快艇，塑钢船壳，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嗡嗡叫着。它们在陈拴钱的大船前后游弋，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拴钱的船尾也拴着一艘，追随着大船。拴钱尤其喜欢驾驶这条小艇撒野，如同开惯了大卡的司机稀罕玩一玩两轮摩托。但现在拴钱不睬它们，原速前进，一会儿那些小艇就散开了，像是一群没找着肉的苍蝇，根水把头探进驾驶舱，说，三叔跟他们谈价呢。拴钱朝后视镜瞄了一眼，老三的船头正越来越小，老三把速度放缓了，后面的船都跟着慢了。一会儿，对讲机嗡嗡的杂音里传来

老三陈三宝的声音，哥，他们只要五块呢。拴钱说，走。三宝说，哥，你再想想，比白脸那边便宜一半呢，我省了五千，你就省了一万，固城船队就省了几十万。拴钱说，你再不跟上，耽误在白脸那儿排队了，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脸那儿的乐子？对讲机里只剩了嗡嗡的杂音，老三没声音了，拴钱看后视镜，老三的船头从一点苍蝇屎膨胀成了火柴盒大小，老三还是跟上来了，整个船队也跟上来了。

那些小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说客，过了和县，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两两的打沙船，船不大，二三百的吨位，但声音巨大，马达轰鸣能让几里路内的江面震耳欲聋。你想想，它有一根一人抱不过来的铁管子戳在江底，把江底的黄沙吸上高出江面几十米的船舱，那样的力气，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马力。拴钱对根水说，就像把一根钢管捅进了女人的深处，把粉嫩的肉啊肉啊扯成碎片再源源不断地吐出来。根水说，那这长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厉害。拴钱说，你这伢子，你还真把这长江比女人了，就是女人，每个月也得把身子里没用的血淌出来，不淌出来就阻了血脉，像这长江，不吸掉江底的泥沙，就要抬高河床，阻塞河道，那也不舒畅。

其实，你把长江比作女人也真没错。拴钱一只手摸出一支烟，另一只手还是放在舵盘上，根水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了。拴钱吐出一口烟说，就是一个女人，也不能不停地让男人去干，那就把她当成了婊子，就把这女人害了。政府限制打沙船，就是规定了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干，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层保护层，挖深了挖多了，两边的河床就会坍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会凹陷，那洪水一到，两岸边的老百姓就遭殃了。根水说，你比我们大学里的老师讲课还讲得好哩。拴钱说，你伢子笑话你叔呢。



确实，长江这碗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你得有相关部门的营业执照，执照限额，这塑料皮本子就比黄金还贵，转一下手就是上百万。这世道有钱的人多，你买吸沙泵，置打沙船，出手就得二三百万，你再花了百万大洋买到了营业执照，但管事的部门未必会让你过户，你走通了红道，还有黑道，有钱不等于就能在长江里充大爷。长江里的大爷很多，一段江面就有一个大爷，有的还不止一个大爷，人家是时刻准备着豁出身家性命的。能让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爷都敬你让你，这样的人不多，白脸算是一个。拴钱认准了在白脸这里装沙，原因有很多，最简单的一条，白脸能一年四季不停吸沙泵，水警一封江，其他的打沙船都哑了，白脸的马达叫得更欢，装沙的船只排出几里路。白脸的手下拿着记录本，不是老客户都得响机器走船，你哭着喊着求都没用，白脸说这世上做什么事都有规矩，守规矩就是讲道义。你的船如果一连三个月都装不上沙，你就只能喝西北风，卸沙的沙场老板长时间见不着你的船，也会换了别的主儿。白脸的黄沙是比别人贵，但白脸能保障供给，沙子也永远比别人的好，饱满，金黄，堆在船舱像是金黄的稻谷堆在粮仓。白脸的手下开着小艇四处转悠，人家不是揽生意，人家不需要揽生意，他们发现了谁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他们的打沙船就会径直开过去。长江不是你家的水缸，你能舀一瓢我也能舀一瓢，有本事你打个盖子把长江盖上。识相的赶紧移船别处，不识相的隔天就会机器出故障，甚至操作手失踪。白脸会亲自上船，扔上几捆百元大钞，叫你赶紧修机器，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停一天就是几十万呢；或者表示对失踪者的深切同情，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江上混生活的背后都有一家老小指望着。不是不讲道理，讲的不是岸上的道理，在水

上只讲水上的道理。

三宝不是不明白拴钱的心思，可是三宝眼窝子浅，舍不得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块沙钱。拴钱担心的不是三宝的脑筋不够用，而是担心一个男人眼界不宽广，容易被绊得鼻青脸肿，老话说，行船眼观十里水哩。

白脸的打沙船在拴钱的望远镜里越来越清晰，船楼上挂着一面金黄的旗帜，旗帜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4”字。这是白脸的第四条打沙船，边上泊着两条空船等着装沙，尽管吨位不大，但是因为货舱空着，船体浮在江面，像是两幢高大的楼房耸立着，相比之下，打沙船就显得像是高楼下的窝棚，只是那根输沙管直冲云天，居高临下地让人不敢小瞧。一阵喜庆的锣鼓声在嘈杂的马达声中跃然而出，接着欢呼声向拴钱的船头袭来，“欢迎欢迎，欢迎拴钱老大来装金沙”，拴钱和根水都开心地笑了，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在长江里名声响的船队老大才能享受，拴钱嘴上不说，心里受用，他按响一长一短两声汽笛致意，驾驶着气势雄浑的钢船缓缓靠过去。

下了锚，三宝的船也靠了过来，拴钱放了软梯，根水挤过来，拴钱说你去凑什么热闹，根水说我去替我爹娘为龙王爷上香，拴钱无语。三宝先下了软梯，说快走快走吧，衬衫的口袋里塞了鼓鼓的钞票，他让这点钱烧得慌。拴钱白了一眼三宝，让根水也下了软梯上小艇。

## 二

等到前面两条船装完沙，至少得五六个钟头，这在别处是一段难挨的漫长时间，在白脸这里不是。白脸的打沙船附近，总有

一条装潢得华丽的游船泊着，为客户提供休闲服务。这并不是白脸的发明，据说是白脸从岸上的汽车4S店学来的，但白脸这样的天才，永远不可能全盘照搬别人的东西，男人长年在水上漂，首先得解决男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游船上最大的房间就是一个放映厅，清一色毛片。让客户光看不练，这不人道，那么，尊贵的客户，请你上楼吧，楼上隔成了一个一个小房间。白脸当然不是无偿招待，在商言商，那价格比岸上贵几倍，敢上楼的大多是船长、轮机长，上去的没一个人嫌贵，长江里闯的人性命都看得淡，几张钞票怎么会看得重？也有人不稀罕这个，他船上带着老婆，那也有喜欢的去处，赌，老虎机、轮盘桌，或者麻将、牌九、扑克，任君选择。与岸上不同，你得先把沙钱留着，你不能把口袋都输空了，你船上的沙钱谁付？这是为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白脸跟手下说，我们不是开赌场，这是附带服务，做人要厚道，不能把人家输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真那样就没人敢来我这里买沙了。

白脸的游船成了吸引船户的另一个法宝。白脸鄙视城市里那些娱乐场所，尽管富丽堂皇万千气象，可是得靠有权有势的人罩着，白脸的游船不占地，所以不用谁来“罩”，偶尔有陌生的水警船过来，你从上游来，我向下游去，出了你的辖区你还能怎么着？

上了游船三宝就和老大分了手，拴钱盯了一眼三宝，漆黑的一张脸硬得像船板。三宝懒得看他的脸色，三宝早已不是在老大船上做水手的三宝，三宝自己也是一个船老大，现在的船是小一些，只有拴钱一半的吨位，但三宝年轻，三宝怀揣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超越拴钱，成为固城县船帮里的老大。

三宝是奔楼顶的春花去的，春花是露天酒吧的承包人，现在，三宝在游船上的时间基本是在春花的酒吧里打发。

半年前，也是来白脸这里装沙，排队的时间长，三宝在游船上花了半个钟头不到，就把身体里上蹿下跳的那包骚浆挤干净了，三宝不下楼，继续朝楼顶上走。那是冬末春初，北风卷着满江的水汽呼啸凛冽，那些用钢管支撑的遮阳篷左右摇摆，三宝抻长脖子，找不到一个喝酒的人，那风见了三宝裸露的脖子，伸了爪子就往领子里掏，三宝说，人呢，人呢？老子已经被掏空了，你不要脸的还想再掏老子一回。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从吧台里冒出来，是个女子，说谁呢，谁还要再掏你一回？三宝说，说这江风呢，你这生意不做了？吧台里说，不做了，都到小房间销魂去了，谁肯来楼顶吹西北风。三宝说，老子喜欢，拿一瓶六十二度的白干。三宝咬掉酒瓶盖，灌了一口，热辣辣的酒把冻得僵硬的肠胃唤醒了一回，风紧，三宝又灌了一口。

那脑袋就露着两只眼睛，眼睛上耷拉着几绺乱发，说，老板，你拎了酒下去喝，楼下有空调，暖和。三宝说，我要的不是暖和，我心里憋闷，我就是要让这风提提神。女子说，你真不走，就来吧台里猫着吧，这里隔风。吧台里狭小，女人递过来一个矮凳，又递了几盘小菜，鸡翅鸭头花生米。女人说，也就中午阳光好，有人上来晒晒太阳，你这人真是个怪人。女人取下围巾，是老板春花，其实三宝刚才就听出了是她。三宝说，你是想说我傻，我才不傻，有酒有菜，还有一个美女陪着，上冰山下火海我都偷着乐。春花说，你贼胆大，敢拿我消遣，也不蹉个水深水浅。船帮里都传说春花是白脸的女人，有船老大喝多了酒撒野，从拎包里掏出几沓钱求春花让亲一个，春花凑上去，手一扬

将那桌上的钱撸到了江中，自此谁也不敢在这楼顶上胡闹。三宝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你唤我进吧台里来坐，你就是会心疼男人的女人。春花说，算你小子会说话，得，我就陪你喝两杯，不喝点白的还真的在这里撑不住。

三宝喝三杯，春花喝一杯，一会儿就拿了第二瓶。三宝喝高了，嘴里就婆婆妈妈啰唆了。春花默默听着，偶尔忍不住一笑。敢在这里开酒吧，这点酒自然只是热热身。三宝先是坐着喝，激动了立起来，脸不红，是越来越白，忽然脸颊上有几处红，是江风吹红的，一会儿就成了青紫。春花拽他坐下，只一杯酒工夫，他又站起，肚子上的酒把他倾诉的欲望一个劲往上顶。三宝说，春花，你知道吗？春花说我知道，你坐。三宝说你知道个屁，那些年我老婆放在家里，用她的却是别人，老子只能在长江里竖桅杆！春花说知道知道，坐下。三宝说你知道个卵，你知道我这船借了多少债，法院的执行庭大年三十都在我家里守着抓我吗？春花说知道知道，过年不回家的船老大都是让债主告了，才在这游船上过年。三宝就趴在桌子上呜呜哭起来。这个男人大概三十多岁，浓眉大眼，五官长得端正，只是挂着眼泪鼻涕，倒像个受了委屈伤心的孩子。身材高大魁梧，一个抽噎能将铁皮桌子震得一个跳跃。

三宝第二回来酒吧时，看见春花就有些难为情，春花好像没那回事，吩咐服务员给他拿酒端菜，春花坐在高凳上问，你那船保险了吗？将吧台上一个牌子朝前一推，上面写着“代办保险”。三宝说没有。那你得照顾一下我的生意。拴钱已催过他几次办保险，三宝说，大几万呢，花那冤枉钱干什么，要死卵朝天，不死卵就硬，赖着没办。根水爹娘的船出了事，倒是让三宝

心中一惊，想过保险，可也只是脑中一念闪过而已，但这次抹不下面子，三宝说，行。喝完酒，就催春花去办手续，春花有一个办公室在一楼，船上楼梯窄，春花先下，三宝看着春花的背影就有些恍惚，那一次实在难为她，这单薄的身子硬是将他这一百八十斤背到了一楼。交费时，三宝就多添了一沓钞票，春花推开那钱，说，烧包了咋的？三宝说我是真心谢你那回。春花想了想，也行，我替你多交几百个吨位的保费。三宝说，别，我那行船证上吨位白纸黑字写着呢。春花说，这事你就别操心了，长江里都是浑水，没有黑白。

夏天，楼顶的酒吧是个凉快处，风裹起江面上的水汽迎面扑来，像是给每一寸皮肤都洒了薄荷水。船上人都喜欢赤膊，只有爱漂亮的年轻人才套一件T恤，下身一律是肥大的短裤，时尚的说法叫“沙滩短裤”；没一个人穿鞋，即使这暑天的钢板踏上去冒烟，最多就是快走几步。春花坐在吧台内的高凳上，生意好，她一脸灿烂。三宝走进去坐到另一张高凳上，说，恭喜老板财源滚滚。春花捏了一下他的脸，说，几天不见，嘴巴甜得淌蜜了。

三宝说，正事呢，给我老婆上个保险，我老婆上船了。

春花说，怪不得现在不去小房间了，原来家里配备灭火器了。

三宝说，天地良心，我可是为你守身如玉。

春花说，你别把我大牙酸掉，男人那点德行还瞒得了我？

三宝说，我要不是惦着你，才不上什么保险。你去查一查，我这船以前有过保险记录吗？想见你，才船保险人保险，老婆一上船就替她保险，我恨不得把船上的狗都保险。

这话不假，春花说，你就不怕白脸的人把你废了？

三宝说，我不是在你这里买了人身保险吗，买保险的人不就是等着危险来嘛。

春花不吭声了，春花坐在高凳上，两只胳膊放在吧台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那紧绷的屁股画出一条弧线，像电视里高昂的眼镜蛇头部的侧翼，三宝觉得这个比喻不妥，美丽中藏着毒辣，换个比喻，应该像沙锨背面的弧度，是金属般铮亮的流线型。如果说屁股是沙锨的背面，那么她的腹部应该像什么呢？她肚腹的侧影瘦削而挺拔，三宝想，那就应该像沙锨的正面，不是平坦，而是稍微的凹陷，撒一把沙子上去，会慢慢滑落，像是荷叶上洒落的水珠缓缓滚落。

春花说，你看什么看，没正经。

走的时候春花说，你真的相信我是白脸的女人？猪脑子，我要是他的女人，还用得着风里浪里挣这口饭吃。

### 三

拴钱带根水去了一楼的主舱。主舱供着三位大神，分别是龙王爷、财神爷和观世音菩萨。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游船上还有这等神圣的去处。白脸不认为这是对神佛的亵渎，众生平等，妓女和赌徒更需要神灵保护和拯救。话说回来，这里的香客主要是客户，白脸不但要满足客户的身体需求，还要满足客户的精神寄托。拴钱从服务员那里请了香，一一叩拜，然后给每个神灵面前的捐箱捐了二百元，服务员立即拿来一个本子，翻到拴钱名下做了登记。船户们从来不担心这些钱的去处，他白脸再牛，终究是在神灵眼皮底下过日子。每年年底白脸都贴出一张告示，公示各人捐钱的去处，或是寺庙，或是红十字会，他本人也掏出一个大

数目，列入其中。船老大们说，看来白脸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敬畏之心，人皆有之。倒是岸上有些和尚无法无天，一炷香能报出天价，设了圈套恨不得把香客的钱袋掏空。

根水也请了香，却只跪拜龙王爷一神，口中念念有词。拴钱知道他是求龙王爷保佑他爹娘。他爹罗金宝做过村支书，曾经是固城船帮里的船队老大，去年农历七月，突然间两口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留下一条空船漂泊多天才被人发现，船上还留着回家准备鬼节祭祀的香烛纸钱。都说是撞了鬼，根水当然不信，怀疑是遭了抢，被丢了长江。根水磕头，请龙王爷让江中的鱼鳖别啃咬他爹娘，拴钱的眼窝就有些溼湿，船帮里哪个老大都有一根痛筋，只在神灵面前才触动它。

根水立起身，泪流满面。根水难受，拴钱看着也难受，说，走吧，去茶室坐一坐。

茶室里人不多，来茶室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拴钱这样的人，不凑这游船上的热闹，真的是来休息养神，一会儿装沙还得去开船，打沙船一边吸沙，一边向前推进，装沙船得跟着它移动。这不是个简单活计，除了快慢，你还得考虑与喷沙管的远近，有新手不懂，听任喷沙管对着一侧喷，结果就发生了侧翻，船沉人亡。即使你留心了喷沙的均匀，离开打沙船后你还得再用沙锨去铲凸填凹，篮球场大小的沙舱，平整一遍，劳动强度不比打一场篮球轻松。还有一种是上年纪的水手，他们家里有负担，每张钞票都为儿孙盘算好了用途，就来茶室喝一壶茶，老哥们儿凑一起谈天说地。拴钱进去，坐着的几个人都起身招呼，长江的船帮里没有几个人不认识拴钱这张面孔。拴钱在服务台先替他们付了茶钱，又要了烟给每人发了一包，才坐下喝茶抽烟。



根水立在身后，拴钱不想这孩子心里闷得太苦，抽出一沓钞票说，想做什么做什么，寻个开心去。根水说，叔，我哪里也不想去，我就喜欢听你们说说话，比书上长见识。拴钱把钱收了，根水已帮他拆了烟，发了一圈，又按亮打火机，给在座的一一一点上。有人问，谁家的孩子，知书识礼，细皮嫩肉的，是上船玩的吧？根水说，我是罗金宝的儿子，在拴钱叔船上做水手。几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儿，一个蓄大胡子的说，我跟你爹相熟十几年了，出事之前在南通港一块喝酒，你爹说有个水手要走，问我肯不肯去他船上，我说等这边合同满了再说，可我再找他就联系不上了。另一个水手问，找到凶手了吗？根水摇头。按说你爹的船是空船，两千吨的船船帮有几十米高，江匪的小艇也够不着，我估摸着，是不是船上有人起了黑心。大胡子说，也难讲，现在的搭钩用射枪了，射几十米高一点没问题，我们在乌龟洲歇夜时就遇上过，我们发现得早，船多，几十号人都操了家伙守在船舷边，那帮人见势不妙，搭钩顾不上收，就溜了。有人说，江匪也精明，知道空船返航时船上肯定有钱，至少得留着去上江买沙的钱，他们掐准了的。这江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太平了，从前，上船也就要钱，现在连命也要了。大胡子说，那是，现在的江匪见识大了，好多人都是去南方闯荡闯不下去才回来做江匪的，在他们眼里，杀个人等于杀个鸡鸭。根水问大胡子，叔，你有没有听我爹说，那个要走的水手叫什么名字？大胡子眯着眼，想了想说，没说什么名字，说了个外号，好像叫爬虾，对，就是叫爬虾。

船队分成四组，分别在白脸的四条打沙船处排队。拴钱这一组老三的船排前，先装，拴钱是船队老大，他得等船队都装完才